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八目次

方技

漢

三國吳

晉

戴國流洋　王敬伯

賀道養

宋齊梁陳

光祿大夫孔靈產　吳興令賀道力

諮參軍善勛　夏赤松

濮陽太守徐熙　徐秋夫

蘭陵太守徐道度　杜道鞠　范悅時　褚欣遠　褚徵附

徐常侍文伯　正員郎徐叔紹嗣伯

兗州刺史徐之才　智永

驃騎大將軍姚法衛僧坦父著 提附

隋

舒綽　　延尉卿沈法朗僧昭

吳嶠

唐

沈七　　陳昭

徐維嶽嶠之　　辨才

陳閎　　孫處士位

五代

吳仁璧女　陸晃啟希　雅附

宋

書學博士孫景璠　王肇卿伋

吳傳朋說　李明甫

毛會　釋仁

進士盧碩父鴻　吳應能

張司農習之　范復初疇

項彥升舉之　金紫良醫陳沂

太醫丞錢仲陽乙　韓璲

宋彥誠棣　王彥昭克明

工部侍郎馬和之　邢氏

富春子孫守榮　歐聽聲

書院待詔林椿　進士錢舜舉選

劉松年　書院待詔李嵩 從子永年附

待詔夏禹玉珪 子森附　畫院祗候樓觀 馬遠逵 子麟附

夏日源　羅子敬知悌

稽仁伯清　趙必復初暘

李立之　毛存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檇李屠中孚德徵氏閱

方技

漢 共三人

趙公阿炳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之發樸以盆盛水吹氣作

禁魚龍立見將遣兵亂疾疫大起與同人徐登遇於烏傷溪上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禁枯木木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術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炳乃故升茅屋支鬲而爨主人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茅無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後人爲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謝堯卿東吾

謝東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東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刑無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遷荆州刺史豫尅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

而不實、

韓叔儒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誦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以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三國吳 共二人

吳文則範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輙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潯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

備當得益州後呂乂從蜀還過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乂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荆州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

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以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憶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黃武五

年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恩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曹弗興

曹弗興吳興人、善畫名冠一時、時吳範善曆數、劉惇善星文、趙達善算、嚴武善弈、朱壽善占夢、皇象善書、項嬋善相、并弗興畫、稱為八絕、嘗畫赤龍以獻孫皓、後宋文帝時大旱、取弗興赤龍置水傍、應時得雨、

晉共五人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賀思令

賀思令會稽人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着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今世所傳譜是也

戴國流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以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等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

術妙覺占候卜數吳末爲臺使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都水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陳嘶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騰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騰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病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元帝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

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令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令天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懟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負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

譲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月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恩、負非有宿嫌、振往時無能死、洋義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弃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不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兒子智與延追之、賊偽弃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抱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舉

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與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取荊州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趣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負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部徵

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府內地忽赤如丹、約問洋、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流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二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果至攻城大戰、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遣部將李縣將兵到廬江、其衆潰散、約懼、召洋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

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遂到歷陽尋而牽騰叛約約牽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卒為勒所誅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死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於武昌時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勸侃伐秦以取中原會侃薨不果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室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

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為賊所陷、亮問洋曰、故當死、失石城不、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二縣、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根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一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

驗者不可勝紀、

王敬伯

王敬伯、餘姚人、善鼓琴、仕為東宮扶侍、晝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入、二女子從焉、先施錦席於東床、既坐、取琴調之、聲甚哀、女子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言訖忽不見、敬伯自是琴理大進

賀道養

賀道養、山陰人、世以儒術顯、而道養工卜筮、經占論著

神人以比之管幹里中有好女子工歌無病忽死道養
爲筮之封成笑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諸人不信
道養乃取土壤擁其心上俄頃而蘇共質之女子云適
爲黃衣吏所召至帝所見庭懸方作樂勅令歌歌畢而
返殊無苦也諸人歎服

宋齊梁陳共十七人

光祿大夫孔靈產

孔靈產山陰人泰始中爲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
井山立館事道精篤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

攸之兵起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遷光祿大夫以筐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以古人之服當世榮之子珪別有傳

吳興令賀道力

賀道力山陰人善草書尺牘光美王僧虔曰賀道力書亞丘道護趙書賦云道力草雄國轉不羣壯自勝大盛機變遲少之流遒宜終吳興令

謝參軍章勛

謝善勛山陰人工書爲湘東王府錄事參軍初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又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第一以大小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善勛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

夏赤松

夏赤松會稽人文帝好棊於時江左能棊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及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

行思莊思遲巧於聞碁又云抗神速思莊巧遲抗取勢

赤松閒子

濮陽太守徐熙

徐熙錢塘人仕至濮陽太守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葫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人鏡經熙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

徐秋夫

徐秋夫熙之子善治疾宅在吳瀟橋東夜聞空中呻吟

聲甚苦秋夫問何須答言我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第女無形何由治鬼謂為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蘭陵太守徐道度 杜道鞠范悅時稱欣遠稱僧附

徐道度秋夫子能精父業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奇驗仕至蘭陵太守同時有杜道鞠善彈碁范悅時稱欣遠皆善模書稱僧善

奕棋宋文帝嘗曰天下有五絶而皆出於錢塘杜道度醫也

徐常侍文伯

徐文伯道度子既精父業兼有學行高邁倜儻恥居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也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動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

鼓掛門上滿畫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診之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正員郎徐叔嚮嗣伯

徐嗣伯、字叔紹、叔嚮子、秋夫孫也、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

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飮嗣伯以水飮之一飮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老嫗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

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又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而黃果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甚極難療取死人枕煮之乃佳即爲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出蚘蟲頭堅如石服五升即差又沈僧翼患眼痛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虫轉堅世間藥不能

遺、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亦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日出南籬間戲、鬧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而投床者無數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兗州刺史徐之才

徐之才雄之子文伯之孫雄自有傳在孝友之才幼而儁發善醫術兼有機辯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有人患脚根腫痛諸醫不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曰實曾如此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把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之才醫術最高時被命召齊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

世音之才曰此色欲太多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
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
即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取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
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爲
兖州刺史及十月帝又病作謂士開曰恨用之才外任
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
一日方到已無及矣

驃騎大將軍姚法衛僧垣 父菩提附

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

家高平令留心醫藥僧坦幼通洽仕梁爲太醫正武帝
嘗因發熱服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
至危殆元帝有腹心疾諸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
大黃進湯果下宿食而愈金州刺史伊婁穆病自腰至
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即爲處湯三劑初服
即上縛解以次盡除即爲合散一劑兩脚疼痺復發曰
霜降此患當愈既而果然後仕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封長壽縣公爲集驗方十二卷二子察最有
傳

智永

僧智永工書師七世祖逸少於永欣寺樓上積年學書業成方下有禿筆頭十甕甕盛五石人來覓書者如市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冢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江南諸寺各留一本虞監云一字值五萬同時有智果亦江寧人書結體瘦健隋煬帝甚書之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

隋共三人

舒綽

舒綽東陽人精地理家言時宰相楊恭仁欲遷葬會陰陽家五六輩皆海內知名恭仁未之决遣微辨者馳往取四隅土各一斗方面形勢悉書於曆寄緘之恭仁出土示衆言人人殊獨綽定一土此筆識之與恭仁所書之曆無毫髮差綽曰此土五尺外有五穀得其一即是福地世爲公侯恭仁延綽至京掘地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貯粟七八斗是地昔爲粟田蟻啄之入穴故然當時以綽爲聖

廷尉卿沈法朗僧昭

沈僧昭字法朗吳興人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著黃冠齋於私室時說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泰山錄事幽司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邊有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

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内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旣不獲許及亂百戸皆殲位止廷尉卿

吳嶠

吳嶠雪溪人精於天文袁天綱師事之煬帝時嘗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王氣流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卒之煬帝不返而唐高祖起義太原始知其言之不誣

唐 共六人

沈七

沈七越州人善卜李丹員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喫後此無祿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纔十四日果有勑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給事中如其言

陳羽

陳羽婺州人善姑布子卿之術僕射房琯相國崔渙嘗

嚴叙賾別官脇見之云二公他日並爲宰相然崔公爲一大使來江左及至德初明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爲選補使按行江東如昭言

徐嶠之 父師道子浩孫璹覘附

徐嶠之字惟嶽會稽人父師道精於翰墨嶠之能世其學爲人有氣節嘗面請張易之終洺州刺史正書入妙行書入能今劉帖所摹春首帖是洺州時書甚有大令遺態常書告身米元章曰唐官誥在世爲徐嶠之體殊不俗子浩字季海少受筆法於父常書四十二幅屛風

入體皆備其勢風動秋草遊[illegible]有歸心十數字草隸[illegible]
森皆為精絕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來定處
曰浩書如蘊德之士今世所傳聖德感應碑頌是浩隸
書述書賦云廣平之子令範之首歷苑鍾前逐遙王後
徐古迹記宋云臣長男璘臣自教授勞勤學書在於草
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又子峴亦工於行草
楷畏隸得其不朽屢稱於人四葉書名世罕其儷

辨才

僧辨才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孫智永之弟子也臨其[illegible]

書通真百家技藝悉造其妙實愛蘭亭真迹太宗嘗
之不與用御史蕭翼賺得之遂命馮承素韓道政等
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
諸公皆臨搨相尚後太宗不豫命太子以蘭亭從葬昭
陵今馮承素韓所搨之本在者一本尚直錢數十萬

陳閎

陳閎會稽人善畫尤長於寫照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
寫御容妙絶當時嘗受詔寫太清宮肅宗像不惟得龍
章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采英邁合於穆

畫天假其能圖立本之後一人而已又嘗爲徐侍郎畫本行經變二十戶有女能織成妙絕無並玄宗令京兆韓幹師閻畫馬唐書斷云陳閎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洼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真居妙品上

孫處士位

孫位會稽處士有道術兼攻書畫皆妙得筆精僖宗西幸之年隨駕止蜀曾於應天寺門左壁畫天王部從鬼神奇蹤筆勢狂縱三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煥與其先來交

書畫嘗與翰林歐陽學士聯騎同遊玆寺偶圖右壁未王以對之渤海其公觀其逸勢復作歌行一篇以紀之續有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書畫歌行一日而就傾城人看填咽寺中成都號爲應天三絕

五代 共三人

吳仁璧女

吳仁璧女越人少能詩兼明玄象陰陽之學天復中仁璧登進士居於家甚貧困閒嘗佯狂乞於市女曰大人愼出入恐罹網羅已而錢武肅王命撰其母墓銘仁璧

不從遂被繫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遂併殺
況之東小江女時年十八

陸晃　唐希雅附

陸晃嘉禾人性疎逸善畫多寫村野人物酒後遇筆輒瀟洒不預搆時南唐李璟聞晃名欲召之人謂其嗜酒無人臣禮由是不召焉附唐希雅者妙於畫竹木工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生神有餘喜作荊檟荒野氣韻蕭疎多得其趣非圖畫家繩墨所拘也

宋共三十五人

書學博士孫景璠、

孫景璠杭州水軍工於古文嘗篆千字文作五十餘體太平興國八年、獻於朝、太宗善之詔取去縣文隸御書院宰相宋琪請授以官太宗曰爵祿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固言之乃授國子書學博士、

王肇鄭仮

王仮字肇鄭、一字孔彰、其先汴人、祖訥因議王朴金雞曆有差、衆排之貶江西贛州、因浪遊江湖、愛龔泉山水

遂家於松源、侭生而穎悟、幼業舉子、不售、遂棄去、精管公明郭景純地理之學、納交於何管鮑張諸家、爲之卜葬、隨有何太宰管樞密鮑置制張諫議者出、卒後、門人葉叔亮、傳其所著心經、及問答語錄、范純仁跋之、略曰先生通經傳物無媿古人、異乎太史公所謂陰陽家者矣

吳傳朋說

吳說、字傅朋、錢塘人、師禮子、揚州布衣王逢原之甥、逢原有高名、爲王介甫所重、女嫁師禮而生說、善楷書

傳生稱其孫稱嵩洞非近世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
以里檢字乃其所書也皇慶貴保易之俾書至十數紙
平莫能及遂命以金飾之

李明甫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
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
詠稱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鍼已入目
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毛會

毛會遂昌人工畫人物得陸探微吳道子筆法嘗遊府仁院佛殿潛畫一婦人乳嬰兒於壁間每夜輒聞兒啼衆皆怪之一日會復至院僧語及會笑曰若欲止啼甚易乃以筆添乳入口自後啼聲遂絕人以爲神筆

釋仁

釋仁永嘉人善畫松一夕夢看四百條龍自是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顛粉壁新圬取拭盤帚蘸墨洒其上來日略略點染爲枉根枯枿極槎枒輪囷之勢人伏其神

進士盧碩父鴻

盧鴻字碩父、金華人、舉進士、善仙卜、鄉人周郎銳旣中、省闈之日、當魁多士、且曰、然讀程易師卦、巳而廷對闇師律之旨、遂爲武舉第一人、又善驅邪、有倚桑者、忽墮地嘔血死、鴻曰、行持可也、宜靜聽之、頃四山皆鬼呼病者忽呻吟、復嘔血數升而甦

吳應能

吳應能、龍泉人、奉靈宮道士、雜用符术治病輒愈、祈禱請雨其應如響、嘗崇寧中上聞、而嘉之、給牒召見、獻術甚

旨上優寵命改奉靈官爲天寧萬壽之宮御書額賜之

仍賜號洞元妙應先生尸解賜葬隱真觀後

張司農郎之

張郎之蕭山人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蔭歷官司農丞提直秘閣致仕書名滿天下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喜作擘窠大字不一時輒書一幅絹尤工飛白自謂得中郎遺法

范復初膏

范疇字復初金華人得江西張九牛著易之占神妙蓋

潤、杭有無耕子胡婆壽貧罪而逃、官督責殊嚴、捕者詣疇求筮、卦成疇曰、是去不遠、可於北方樹木中索之、如言迹至臨平果獲於空楊柳樹中、遂繫獄、後會赦出、欲報疇、持刀晨扣疇門、紿以買卜、欲殺之、疇決以占知將不利於已、隔門詰之曰、欲問卜者可放下手中刀、胡聞之駭服、猶以刀劃其門而去、疇由是避居吳門、設肆賣卜、疑者來問莫不神異、

項彥升畢之

項彥升字畢之、甫七歲、爲遂昌紫極觀道士、大觀庚寅、

往汴京會九成宮金明池因旱而涸詔符召池中龍興之挺劍結步池水郎湧溢有七巨魚浮水上如北斗之次雨隨霑足詔改觀爲紫極壽光宮賜殿額及田租政和丁酉召赴闕授紫虛大夫葆光殿校籍爵秩視朝散大夫

金紫良醫陳沂

陳沂其先汴人當唐乾寧時有曰仕良者以醫名於時奉勅修聖惠方流播海內仕至尚藥局奉御子孫遂世其業建炎中扈蹕而南遂爲錢塘人沂嘗治康王妃疾

疾。有奇効。賜御前羅扇。凡宮中有疾。欲不時召之者[illegible]持扇入禁中。金吾閽寺不得沮止。仕至翰林金紫[illegible][illegible]

大醫丞錢仲陽乙 父顥附

錢乙字仲陽。吳越王俶支屬也。父顥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illegible]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跡尋父。凡八九反。積數歲。竟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重其孝。多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有奇効。授[illegible]

林醫學、皇子病瘈瘲、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治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勿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此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柰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浸劇、卒如言

效有士人病欬而面青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絶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毎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臟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

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擧不能用喜日可矣使人登東山得茯苓大如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窺不斬斬守古法時度越繩撿卒與法合尤邃本草稽書辯正缺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學禪寢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韓懋

韓懋臨安人精於星卜多奇中紹興庚辰春曾侍郎制

時暨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孟也次第講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鮮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叩其何所至沉吟良久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遹爲尚書汝述遹皆卿監郎曾名逮吉甫文清公之子能世

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後呂太史隆與癸未識[illegible]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爲儒宗不幸得末疾用壓十六歲而卒其術之神驗如此

宋彥誠棣

宋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携家逃難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巉巖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合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岩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鼓聲毒蛇猛獸守其窟不可往也棣曰吾止乎地而過寇必無幸者歷此中未必死於是弃擔持樹緣崖魚貫而進居

旬有五日絶無可怖者而屬領秀出泉石清泚真仙靈
所居望君實數有異光疑之因梯竹以上得一石匣緘
鐍甚固一劍横其外啟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
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而事之自是役鬼神如反掌最
異者能追魂診脈人有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其子有
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吞符亦安合沙鄭瓚嘗伺其作法
往觀焉見其據案而坐運指於神呪水於戶以桃茢麾
使而鬼神自至訊鞫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據
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大衍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

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圓也棣妻戴氏妊幼子神降於奉化張氏言上帝使績棣法某日則生戴亦夢一道士頷有珠曰上帝使為而子代天行法俄人於懷如期不血而生鄭瑣摭其實記之

王彥昭克明

王克明字彥昭其先饒州樂平人後徙居湖州遂占籍為烏程人初生乏乳母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間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

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內秘腹脹號呼逾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灸炭燒地洒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

姑蘓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虜鹿𠀤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訪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巳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後遷翰林醫痊局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有七

工部侍郎馬和之

馬和之錢塘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筆法飄逸務在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画毛詩三百篇每篇俱圖一圖官至工部侍郎

邢氏

邢氏紹熙間以醫名於杭術業甚奇時韓侂胄知閤門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卸附囘韓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報卒矣朱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爾不藥亦愈然不宜孕

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走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卒

富春子孫守榮

孫守榮富春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食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於市中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周坦未第時坐市肆厲聲詬僕榮

撰曰狀元何怒也坦不答後果廷試第一嘗寓廣陵逢者如市有人於稠伍中伸一臂與之守榮執其手曰龔朝奉別十年何乃抵此衆皆驚歎盖一揣其骨終身不忘其或持金玉請辨其色摩姿之質美惡立判寳慶間游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里人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暨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畫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

圖讖焉得云爾鼎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出入相門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爲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書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三十萬繳糾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甚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未脉其始終乎史以此深忌之詆以他罪貶死遠郡

耿聽聲

耿聽聲士其名錢塘人以聲音占故稱聽聲然兼能嗅

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閱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嗅中宮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云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嘗爲殿岩餽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後時郭楙爲殿帥耿謂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爲三衙抑爲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爲將官獨震方爲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施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

眷所見如此可必也巳而悉驗人皆服其先見

畫院待詔林椿

林椿錢塘人工畫花鳥翎毛瓜果傳色輕淡深得造化之妙淳熙中畫院待詔賜金帶

進士錢舜舉選

錢選字舜舉烏程人舉進士善詩畫尤工花卉設色有嫣然之態論者以錢舜舉畫趙子昂字馮應科筆爲吳興三絶

劉松年

劉松年錢塘人紹熙間待詔圖院師郭禮工畫人物山水神氣精神名過於師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院畫中絕品也

圖院待詔李嵩 從子永年附

李嵩錢塘人李從訓養子工畫山水人物道釋得從訓遺意尤長於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畫院從子永年能世其學

待詔夏禹玉珪 子森附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善圖人物畫

醲墨色如傅粉筆法蒼老墨汁淋漓雪景學范寬院中人畫山水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子森亦工山水

画院祇候樓觀 馬遠 遠子麟附

樓觀錢塘人工画花鳥人物山水得夏珪筆法傅色亦絕似之咸淳間画院祇候與馬遠齊名馬遠其先河中人後居錢塘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獨步画院光寧朝授待詔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其子多於已画上題作麟画蓋欲麟得譽故也亦爲画院祇候

夏巨源

夏巨源精卜筮居臨安中瓦絲原間有自題達朝而遺其文劉者卜之夏爲作食堯二字且曰猿在後日將狀鴛鴦無虞也其人莫諭所謂既而傑從饒州持所遺滿果妻臨安收藏鴛字篋中始服其神術

羅子敬知悌

羅知悌字子敬錢塘人明辨博學以醫侍穆陵甚見寵遇宋亡隱居頗自尊貴少與人接丹溪朱彥修素志醫學徧歷江湖淮甸不遇明者還至武林遇知悌俟門下三載始得見知悌念其誠盡以其術授之彥修遂以醫

名東南知悌能詞章善揮翰貧病無告予之藥無不愈者仍贈以調理之資

嵇仁伯清

嵇清字仁伯世傳秘術善療金瘡骨損初父由汴扈蹕南渡時方戎馬蹂躪全活甚衆及北虜入寇帥臣請俱值兵潰因失所在專閫命清攝職年未冠叅詣先業已而官中有折肱者他醫莫措清爲整治完好如昔禁掖詫曰小小嵇真能接骨邪壽皇躬親蹴射時有蹶損臆脇而瘳中外益重之先是大江以南良醫故鮮正骨一

科尤所寶視者既著名目有狀疾就視者續斷起廢頗見奇效

趙必復初暘

趙初暘字必復積雲人生而神異右掌有雷使二紅字學道術能役鬼神治疾無不愈歲旱呼吸可致雷雨時令小兒伸掌書一雷字握之開手則雷鳴兼能辟邪嘗負爾於臨安市畳汁見將爾賍昔累人皆稱爲趙雷使先生

李立之

李立之臨安人在宋以小兒醫擅名一時有嬰兒忽患瘖求治立之令以衾裹兒乘高投之地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曰此乳搐心也非藥石所能療其術之高大率如此

毛存

毛存杭州人父伯益坐韓侂胄黨流嶺表卒跋涉千里函骨歸葬人稱篤孝善墨竹水石如楊中齋裴德游諸人皆宗之

毛梓孫

毛梓孫松陽人好軒岐家術受業於顧希武府御史爲叔母病瘵環醫無措梓孫投一劑立愈程思與病惡寒已易簀梓孫曰是尚可生也使掘穽置火設纊令臥其上覆以重衾用釜煮藥蒸之未幾病者驟然起坐其神異多類此人以神醫目之邑令洪臧序其事

元共二十四人

張德元

張德元不知何許人元初嘗爲諸暨州吏月避亂居山陰有奇術善觀字知吉凶生一子名之日槐忽謂友人

是見必死槐字木傍鬼非死兆邪未幾見界卒其友蘇以豊字示之德元曰死矣明日訃至或問其故德元曰豊字山墓所也兩丰封樹也豆祭器也墓既成矣尚欲生乎徐總制書字問德元德元曰據字今夕君當納寵徐歸其夫人呼一婦人出拜乃乳媼也嘗飲劉彥邪家曰今夕復有客已而客至問之德元曰吾聞滌器聲豈知耳

馮道助

馮道助山陰人善幻術凡里中犬嚙人者道助捕之至

狂獗以死、有村夫板築道側、見行者偶妨其業則詈之
道助擿草置其上、已而所築連堵皆潰、三江戍卒侮之、
遜謝不與較、但引之坐石橋上、道助既去、戍卒踰時不
能起、道助行三十里許、擿草與樵者曰、某橋上有戍卒
數人、可以此草與之、樵夫如言、戍卒始能去、嘗至丁墟、
呼農夫渡、不得、遂幻雙鯉躍田中、見者取鯉、禾盡蹂躪、
又嘗暑行至顧埭、乞瓜於圃人、弗與、蔓中忽走一白兔、
行者爭逐之、瓜蔓亦盡傷、後籍錄事發覺、有司遣人往
捕、道與捕者遇於途、取捕者公牒去、而捕者忽然不見

役不知其所終

陳宗山

陳宗山平陽人少穎悟及長究心曆數遍遊江湖未得其要及歸欲受業於陳時敏時時敏卒得遺書研精覃思得不傳之妙於文字間時敏之徒所推曆多有舛訛宗山校正之十數年言曆者皆推宗山

鮑原禮徽

鮑徽字原禮山陰人善畫人物亦善花木禽魚嘗寫人畫牡丹态態天然牛效李迪

楊予固維翰

楊維翰、字子固、諸暨人、維禎之從兄、善水墨蘭竹、爲楊允思所推、

張彥庚

張彥庚、松陽人、遇異人授易、元末召居將幕、推步有驗、後復垂簾於市、賣卜以自存、嘗業婚者無子、多娶妾、求嗣、庚以詩二十一句授之曰、不是桃花貪結子、更教人恨五更風、蜂將歸、謂此老風字且不識、何敢理數乎、其人發蜂巢十筒、子旦蜂逸自而收之、忽集其面螫而死、人以爲神

劉資深 戴帽附

劉資深永嘉人世精醫學元初郡太疾太守肩輿迎之所療應手而愈與戴帽齊名帽曾治謝后□疾立愈話喜詔其家世知爲少師文端公溪之孫以□女妻之宋祚移避事二姓遂隱去

黃子久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富陽人聰敏絶倫道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氣運流動畫家者極力不能追者舜模其爲傀人得其片紙皆寶之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

爲書佐未幾棄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

吳先生

吳先生不知其名或云崇德人善易筮日惟一課得錢米衣肉共置一篋中時爲人竊去不問也無錫戴士先毋病攣不能行七八年矣百計求愈疾不驗士先歸邁崇德携百錢訪之吳曰觀君寒士百錢豈易無用許自爲筮卦成曰當得有道之士治之則可姑蘇杲道人不爲勢利所誘君純孝誠敬求必如志士先抵蘇五餉畢

邊杲道人士先語其故拜懇之道人欣然至無錫爲其母胗視數日即能移步母拔金釵謝之笑曰且寄夫人處他時要即取之但館我於外足矣館之歲餘忽言曰我且死幸齎所寄釵以辦棺窆之明日果死戴氏奉其柩及將窆之中已空空矣異蓋異人也鄉人至今能言之

泰州知州王叔明蒙

王蒙字叔明仁和人家住黃鶴山故號黃鶴山人趙子昂甥也仕至泰州知州能詩善畫畫學董巨源得用墨法秀潤可愛亦善人物瀟洒文雅平生無絹畫惟於紙

上作之其得意之筆常用數家皴法山水多至數十重樹木每畫數十樣峯巒重疊徑路迂迴林木叢茂烟靄微茫曲盡山林幽致坐對其畫恍若在名山勝水間也賞鑒家評其所作當爲元畫中第一今片紙遺墨人不吝數十金收之

金一之應桂

金應桂字一之錢塘人儼宋爲縣令宋亡隱居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俱入能品性高亢不輕爲人下筆故傳世者絕少

吳孟思睿

吳睿字孟思杭人居崑山工翰墨精篆隸遠近慕之出輒爲好事者遮止止或彌月爲人外和內介所交多達官而絕無求薦意士紳以此嚴重之卒於崑山

陳仲美琳

陳琳字仲美錢塘人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臨摹古画咄咄逼真盡趙魏公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画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筆也

馮道君

馮君道錢塘人畫花竹翎毛性酷嗜鶴鴿常袖籠之觀
其飲啄以資畫筆

王思善繹

王繹字思善自號痴絕其先睦人後居杭之新門篤志
好學雅有才思在諸生中年十二三已能丹青亦善寫
貌繹得與中顧屠道開談不徒得其形似亦且得其神
氣畫家人多稱之

承應法師陳可復

陳可復定海人生而跛與手骨不全有林生善役雷孝

酒自給有問其法輒斥去可復晝夜承事林皆洒每當衣以奉孫是卒得其術至元中鄉大旱禱禬莫應有戲之曰陳道士能召雷命至官庭將候其不驗侮辱之可復以法與雲須臾雷電大作雨甚霑足嘗上教郡之女妙觀時值中秋有方士會觀賞月可復不預戲以墨水噀林頃即爲雲擁月而雨墨雨坐客驚散衣盡緇矣殺知其所爲廷之入席雲霧盡散月復朗然其響應神速皆此類也既而名聞京師召爲承應法師世祖偉其貌命治足疾可復曰疾深不可除臣有禁架術願試之試

之良愈復命止風風返郝祈雪雪立至從上延幸幾十年卒京師追封爲誠明翊教太極真人

王若水淵

王淵字若水錢塘人幼學丹青趙文敏公以畫傾一時淵得與之游故傅色特妙天曆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高三丈餘筆於着筆時都下劉總管命於門上畫二鬼淵粘紙画之劉曰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再拜求教劉曰但先配定尺寸畫爲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依法爲之果善筆法皆師古人無

一筆院體山水花鳥人物一一精妙至於水墨花鳥竹石尤絶藝也

錢九五

錢九五淳安人居蜀阜幼習五雷天心正法採樵山中有雷部神爲孕婦所魘九五爲之解釋始得上昇因授以呼雷法嘗求桑於江村人弗得遂書江村風技木數字焚之須臾大風盡拔其木時縣苦旱尹俾祈雨應禱而降遂往龍虎山受籙道逢二老對奕啖以數果精爽倍常命拔一松倒種之誓曰此松活則法可傳九五乃

往反回則二老猶在而松固無恙也授以四石子戒以勿啓頃之石子錚錚有聲啓之則雙蝶飛去僅存其二自後有二神人呵護之一月聞張天師至九五方飲酒戲以栗殼置杯中咒之天師舟不得發詢故致謝乃得上後如厠失持烟籌呼帥將則籌如蝟集而神亦不復至矣今所居法水井猶存

僧若芬 仁濟附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摹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然若芬不以之自矜嘗曰鏡塘八月

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却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邪歸山家古澗側蒼壁間占勝作菴扁曰玉澗因以爲號又建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意趣可想也其賜法名仁濟亦出家上竺書學蘇東坡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

孤雲處士王振鵬

王振鵬永嘉人工畫山水人物尤精界畫文宗諭畫殿壁稱旨欲官之不受賜號孤雲居士時人重其品爭購

其畫以幣交者展錯戶外而苟非其人未嘗輕點一筆

近世所傳春明奪標圖極精與淸明上河圖同價嘗奉

詔作十妃冊藏之內府楊文正公忽於燕市中得之以爲一段竒事什襲而題其後以爲子孫世寶其爲鉅公所重如此

莫起炎月磵

莫月磵名起炎歸安人幼習舉子業三試有司不利乃着道士服更號月磵入青城山見徐無極授五雷法用是召雷雨破鬼魅動無不驗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

隨之者元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得之

賚優厚卒年六十九宋濂爲之傳

抱一翁項彦章昕

項昕字彦章世居東嘉今徙越江自號抱一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世業醫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諳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勵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育眩

歷試其說皆精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所獨疑古方不宜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業見劉宗厚爲撰五運六氣諸篇授所太醫使嚴廷玉善稱引凡業甚奇非世之所聞也所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爲人治診病決死生無不立驗其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

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餘肅素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昕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歿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耻言人過。與人交、必盡其誠。平生喜詞章、善真律、工繪圖、而獨以冒顯。所著書有竹齋小稿、及脾胃後論、辨誤醫麻若干卷、藏於家。孫未及成、子恕能世其業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八終